

云南双柏彝族“跳虎舞”的文化内涵探析

王 澜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 要: 云南省双柏县的彝族在每年的农历正月初八举行一种独特的活动:“跳虎笙”,“笙”在当地语境中与“舞”相同,即为“老虎舞”。本文以小麦地冲村“跳虎笙”为例,对“跳虎笙”活动中的“跳虎舞”的文化内涵进行探析。最后阐述这一原始的宗教祭祀舞蹈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 “跳虎舞”;舞蹈艺术;祭祀文化;文化内涵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Tiger Dance” of Yi nationality in Shuangbai, Yunnan

Lan Wa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Yi people in Shuangbai County, Yunnan Province, hold a unique activity every year on the eigh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Dancing the tiger Sheng”. “Sheng” in the local context is the same as “dance”, namely “tiger dance”. Taking “Dancing the Tiger Sheng” in Maidichong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dancing the tiger Sheng” in the activity. In the end,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is primitive religious sacrifice dance in today’s society.

Key words: “Tiger Dance”; dance art; religious sacrifice; cultural connotation

一、“跳虎舞”的艺术形式和特点

彝族称“虎”为“罗”,当地彝族认为“虎”是其祖先和保护神,因而在每年的正月初八至正月十五期间举行“跳虎笙”的活动。

(一)“跳虎舞”的艺术形式

“跳虎笙”作为祭祀祖先和图腾的活动,有着复杂且程式化的仪式过程,整个活动分为接虎神、跳虎、虎驱邪、送虎四个部分。康拉德·科塔克提到:“所有的仪式都有三个阶段:隔离、中介、整合。在第一阶段,人们从群体中退出,开始从某个位置和地位,朝向另一个位置或者地位移动。中介状态是介于两种状态的一段时间,人们已离开了某个地方或者地位,但尚未进入或参与下一个地方。第三个阶段,他们完成仪式,重新回到社会”。^[1]

1.1 隔离阶段

正月初八当天,由毕摩在土主庙或者村头“虎神”石像前主持祭祀仪式。献祭之后,由毕摩通过卜卦的形式选“虎”。在选定八位“虎”候选人后,毕摩用绳子将人身上的黑色毛毡和羊皮捆扎出老虎的形态。又以土浆在人脸上描绘出老虎的样子。世俗人身便幻化成“虎神”,整个过程将世俗人的身份逐渐隔离,从群体人的身份神圣“虎神”转变,由世俗性向神圣性过度。这是整个过程中第一次身份的转变。

1.2 中介阶段

通过仪式过程,“虎神”降临,整个阶段“虎神”是不能言语的,只能用手语表达意愿。在正月初八晚上,伴随着香通大喊一声“罗嘛”,四只静候在场边的老虎,跃入场内。随后每天都要进行跳虎舞,且每天多一只老虎,一直到八只老虎齐跳。整个虎舞结束后,仪式转场至各家院内,跳虎舞为各家驱邪逐祟。

1.3 整合阶段

正月十五的夜晚,整个“跳虎笙”进入最后环节“老虎送鬼”。小麦地冲人认为,一切鬼怪邪祟不能留在村中,必须送到村外一个名为“叫魂梁子”的地方,至此整个“跳虎笙”仪式结束,参加的神灵各归来处,鬼怪邪祟已经驱除,虎神也脱离人体,人的身份又回归社会,这是整个过程中第二次身份转变。

(二)“跳虎舞”的艺术特点

“跳虎舞”作为一种原始的舞蹈,虽然具有一定的情节,但是与戏剧不同,在整个舞蹈的过程中除老虎头子会在一些非表演过程中说一些话外,其余时间均是用舞蹈动作来演绎情节。这强调了舞蹈利用动作抒情的特点。

同时,“跳虎舞”是兼具服装,美术和音乐的舞蹈艺术,比如人身上各种的拟虎的花纹。而这些形式的结合很好的体现了舞蹈艺术的综合性,提高了舞蹈艺术的表现力。

二、跳虎舞产生背景

（一）创世神崇拜

小麦地冲的罗罗人流传着虎创造天地的传说：世上万物的始祖是老虎，公虎生下了天，母虎生下了地。在创作人后，虎下来与人交朋友，虎教人打猎、种植，甚至子嗣的繁衍都是虎教的。这是彝族将“虎”作为世界创世神的神话描述，亦反映了彝族对于“虎”的崇拜。

（二）保护神崇拜

罗罗人认为：“没有老虎就没有小麦地冲人，所以把老虎当作小麦地冲的保护神”。历史上，小麦地冲的人经济生产方式落后，自然条件差，生产力低下。对他们而言，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是生存和繁衍的先决条件。在整个“跳虎笙”的仪式过程中，虎驱邪这一仪式亦是驱邪驱灾的象征表现。罗罗人面对自然环境的残酷以及灾害鬼怪时，借助某种仪式活动寻找超人神秘力量，对生存危机做出反应，以“跳虎舞”的形式起到慰藉心理的作用。

（三）祖先崇拜

当地村民认为自己是虎的子孙，且认为人死后要化成虎。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有祖先崇拜的，一些民族文化中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不灭，灵魂则具有超自然力量，能够保护本氏族成员，所以在这种祖先崇拜的文化观念下，自然会衍生出通过“跳虎舞”祭祀祖先的形式。而这种信仰与前面两种不同，这是一种从对神的崇拜到对人的崇拜的一种不完全的过度。

（四）图腾崇拜

所谓图腾，就是原始时代的人们把某种动植物当作自己的亲属，作为本部落区别于别部落的标志。费尔巴哈说到：“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2】}

彝族人对于虎图腾的崇拜源远流长，明代陈继儒《虎芸》亦载：罗罗，云南蛮人，呼虎为罗罗。罗罗人在万物有灵的信仰下，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去，面对异己的力量，对雄壮、威武虎产生了敬畏和崇拜之心，相信自己通过某种祭祀活动能够获得虎的力量以及受到虎的保护。由此观之小麦地冲村的“跳虎舞”亦是对彝族“虎”图腾祭祀的一种文化形式。其实图腾崇拜的内涵不在仅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更多了一层对精神的崇拜，与其说是对“虎”这种神明的崇拜，不如说是对力量，勇气的崇拜。

三、跳虎舞的文化功能

（一）驱除邪异、慰藉心理

“跳虎舞”属于“傩舞”。“傩”广泛流传于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西南等地区。关于傩文化的起源，在人类社会初期，人们通过联想创造出了各种震慑恶鬼的假面。巫师带上面具便意味着“人神合一”，具备了神的力量。由此有学者认为“跳虎笙”亦是傩文化的一种。赵仕林在研究中提到：“从文化形态看，傩属于假面文化，而“跳虎舞”中画脸和披“虎皮”，正反映

了面具最原始的形态——假形”^{【3】}。

傩文化最主要的功能在于驱鬼逐疫，在“跳虎笙”的虎驱邪仪式中，跳舞的过程亦是驱逐疫鬼的过程。伴随着“驱”，“跳虎舞”映射出了慰藉和祈福的功能，可以提供情绪上的抚慰，特别是在人们面临危机时，“跳虎舞”本身在向村民传达着“坏”的东西已经被驱除，家中和村寨得到了净化和神的保护。

（二）生产教育、性爱启示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到：“文化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习得的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其他的能力与习性”^{【4】}。“跳虎舞”是一种文化形式，包含着彝族族群的行为和思想。“跳虎舞”的由两套构成，一套是以虎形和虎习性动作模拟人伦生活；另一套动作以农耕生产为主，是罗罗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投射。生产动作的再现，既是罗罗人农耕生产的体现，在舞蹈时也向后辈传播了生产知识。而“跳虎舞”中的老虎亲嘴、老虎抱蛋这些动作是一种男女性爱的提示。在社会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下，本我是被超我和自我所压制难以浮现，性爱的知识场景中是难以表现的。“跳虎笙”作为一种傩祭仪式，本身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反结构的状态，正常结构下的伦理道德在此消失。人的身份转换成“神”的身份，摆脱了超我的道德伦理束缚，本我的欲望得以展现。

（三）提高身份认同感、团结族人

小麦地冲人坚持不管从哪里迁来的，是什么民族，自愿参加虎节，跳老虎笙，就是罗罗人。“跳虎舞”一个信仰、神话、仪式构建起来的文化体系，赋予了小麦地冲人“虎”后代的身份。罗罗人在“跳虎笙”的过程中回忆着罗罗人的历史和记忆，感受着罗罗人的文化，这是一种身份认同，更是一种文化的认同，起到了团结族人的作用。

四、现代社会“跳虎舞”存在的空间

现代社会倡导的是科学的价值观，那么“跳虎舞”作为祭祀性质的舞蹈，还有其存在的空间吗？

（一）“跳虎舞”的精神内涵

传统的祭祀活动在现代社会不能仅仅视为封建迷信，而是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保留这种活动也是在保留文化的多样性。“跳虎舞”的发源地小麦地冲，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法脿镇。村落坐落在老虎山山腰凹处，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小麦冲村以农耕为主，多山坡地，村民多以旱作为主，水田较少。小麦地冲村的先民便世代生活在此，在与恶劣自然环境抗争中，自我力量的局限以及控制自然的强烈愿望催生了彝族先民复杂的信仰文化。所以“跳虎舞”中也蕴含着不断抗争的精神。

同时“跳虎舞”作为祭祀本身，包含着敬畏的思想，而“虎”是大自然的意向，所以“跳虎舞”也在传递着敬畏自然的想法。而祭祀祖先也在传递着尊敬长辈的思

想。

“跳虎舞”中的文化内核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同时也是世界思想文化的瑰宝。

（二）“跳虎舞”促进当地社会的构建

涂尔干说到：“宗教仪式是集体意识神圣性的体现，它以一种共同的目标把人们团结在统一的社会活动中，并持续地加强着信仰、情感和道德责任，从而促进社会的整合。”^[6] 在一些村庄，主要是以单一氏族为主，而祭祀主要是维护村庄内部关系网络的主要活动。所以祭祀维护了氏族的完整性，更进一步完善了村庄中社会的完整性。

同时村庄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封闭性，而熟人社会的发展往往是缺少契约精神的。这就会导致矛盾的产生，祭祀则是加强身份认同的活动，强调的是统一信仰和目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所以在祭祀活动的文化内涵的渲染下，有利于加强一个村子的团结。

（三）“跳虎舞”的启蒙作用

舞蹈本身是对儿童具有启蒙作用的。舞蹈通过直观、生动的方式来表达情感，舞蹈比语言更容易传递一种情绪，传递一种精神。让少儿较早的接触舞蹈，可以促进智力的开发，释放儿童的天性。而“跳虎舞”给了很多人接触舞蹈的机会。

“跳虎舞”作为祭祀性质的舞蹈，相比于其他教育，祭祀仪式可以培养儿童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比如敬畏自然，尊敬长辈等。同时还可以培养儿童的自身的精神品质，比如“跳虎舞”精神内涵中的与恶劣的环境的

抗争。

最后“跳虎舞”可以很早给儿童一个氏族中的身份，很多少年的叛逆来自于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不稳定。所以更早的身份认同有助于帮助儿童在成长中平稳的过度，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这样就可以在人生中少走很多弯路。

五、结语

“跳虎舞”产生于当地居民对于自然环境的抗争中。且相对闭塞的自然环境，也使得“跳虎舞”依然保持在相对古朴的自然状态下，充满了浓厚的原始风味。是自然环境成就了“跳虎舞”。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跳虎舞”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即使在当今社会依旧有其生存的空间，并且展示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康拉德·科塔克，《文化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2] 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3] 赵仕林，云南双柏彝族虎雉文化及其面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97.
- [4]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5] 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